

# 漢光武與陰麗華（下）

陳峻菁

明珠取一塊帕子擦淨自己眼中的淚水，扭臉一看，只見陰麗華瘦削的臉上，一雙眼睛陡然睜得老大，射出逼人的灼灼青芒。明珠嚇了一大跳，轉瞬又破涕為笑，問道：

「小姐，妳醒了？別折磨自己了，先吃點粥，養養體力，再去邯鄲大營找姑爺問罪！」

她明知道這番勸說起不了什麼作用，只是慣性地說下去，心裡其實十分難過。明珠忽然間想起四年前的那個春天，潮濕多雨，也是傍晚時候，她聽見劉秀在陰府外憨頭憨腦地發著「娶妻當得陰麗華」的誓願，還出言嘲笑了他兩句。可是現在想起來，劉秀當時的癡情是多麼難得，也許，永遠也不會重現。

「唔。」陰麗華竟然奇蹟地答應了一聲，從紗被內伸出了瘦骨嶙峋的手臂，手臂上原

來套著的那副翠色玉鐲，寬大得似乎要掛不住了，「明珠，妳扶我起來梳洗。」

在那個瀕死的念頭中，幾乎是電光火石般的一瞬，陰麗華俄然大覺大悟。

在那一瞬間，她早逝的父親陰睦，臉色從容地站到了她的面前。

他的影子模糊而淡薄，臉上沒有笑容，顯得十分嚴毅。

陰睦的眼神有些憂傷，在深深的暮色中伸出了蒼老虯勁的手指，輕輕撫摸著她如絲滑膩的髮髻，喃喃說道：

「麗華，爹爹生下妳的時候，就看出妳的骨相奇貴。將來，妳的孩子，一定會貴為天子。爲了這個能撫愛萬民、平濟天下的孩兒，妳也要好好地活下去……」

他慈祥地凝視著她，又輕聲說道：「人生在世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。麗華，妳要好自爲之，別讓爲父在九泉下不安。劉文叔是性情中人，只可以柔情感化，不能強求……」

陰睦的影子緩緩消失在深濃的暮色裡，消失在陰麗華的淚眼凝望中。但他的語言，似乎還在室裡縈繞。她是要活下去的，活下去和那個奪去劉秀的女人鬥一鬥。

聽說那個眞定王孫女郭聖通，出生時天上出現異象，自幼被父親愛若珍寶，號爲「郭女王」，在河北眞定一帶大有名聲。郭聖通從小就金尊玉貴，被萬人寵愛並奉承，想來一定也美貌而傲慢。

她一定要活下去，去親自面對那個發誓一生忠誠的負心漢，看他怎樣向她解釋這一切。看她曾經當作生命一般重要的感情，是否眞的已經被他棄如敝屣了。

陰麗華倚在涼榻上，一邊撫摸著自己剛剛沐浴過的冰肌玉膚，一邊遙看著滿天星斗，暗

暗向自己發誓：奪不回來她心愛的丈夫，陰麗華永世不再爲人。

### 洛陽宮中，暗潮洶湧

建武十五年，這一年的天下格外平靜，幾乎所有的戰事都已平息。洛陽皇宮，也變得少有的熱鬧。

「娘！」一個剛剛變調的聲音，在北宮的深殿內響了起來。

「陽兒。」陰麗華從偏殿迎了出來，她今年已經三十四歲，由於善於調養，看起來面貌仍如二十許人。此時正是盛夏，她穿著一件素色的薄綢長裙，髻上除了一支紅色珊瑚珠的長簪，再沒有任何飾物。

「陽兒，」她笑吟吟地抬臉看自己的兒子，十三歲的劉陽，已經相當高大魁梧了，甚至比他的三個同父異母哥哥，都顯得更成熟，「你今天怎麼這麼早就從太學出來了？你那幾個弟弟呢？」

三十四歲的陰麗華，已是五個兒子的母親，這十年來，她和郭聖通二人，像競賽似的，一個接一個生兒子，郭聖通的小兒子劉焉，今年八歲了，而陰麗華的小兒子劉京，今年剛剛五歲。

「他們也到北宮來了。」相貌和劉秀極為相似，但更顯得高大而豐潤的劉陽，回身向殿門處指了一指。

果然，那四個頑童正在北宮門前的一處花樹中吵鬧著。

「蒼兒、荊兒、衡兒、京兒！」陰麗華連聲喚著，旁邊侍立的宮娘，也趕著出去叫他們回來，卻見他們扭作一團，哪裡分解得開。

陰麗華正在著急，卻見偏殿的門簾一掀，一個清脆的聲音笑道：

「這幾個小祖宗，天天都吵得不可開交，他們的奶媽、丫頭和小黃門都死到哪裡去了？也不管管！這裡像皇家兒孫，簡直是街頭的小獼猴。讓我來，看我怎麼收拾他們！」

陰麗華見了這人，笑道：

「也只有妳去，下手可別太狠了。」

那人笑著應了一聲，邁步出殿。不一會兒，宮門前響起了一片稚嫩的大呼小叫：

「明珠，好姨娘，您別揪我的耳朵，我進去就是了。」

「臭婆娘，妳大逆不道，居然敢打我的屁股！我叫小黃門捉了妳去掖庭問罪！」

「啊啾！啊啾！娘親救我！」

「明珠姨娘，我最聽話，我自己進去。」

北宮門前登時一片清淨，老二劉蒼和老五劉京，撒腿奔進正殿，他們的身後，明珠一手搶著一個身穿華服的小泥猴子，笑逐顏開地走了進來。

明珠已經十年前嫁給了一位威武的關內侯、偏將軍，如今也是侯夫人了，但她仍然大半時間留在宮裡，伺候著陰麗華和她的五個孩子。

跑在第三的小胖子，正是老二劉蒼，他氣

喘吁吁地撲進陰麗華懷中，陰麗華摩挲著他的脖頸，親了兩下。一旁站著的五歲幼童劉京，見狀大為嫉妒，也摟著陰麗華的脖子攀了上來。

被明珠擒住的兩個頑童，則是老三劉荊和老四劉衡。

劉荊的相貌與劉秀極為酷似，尤其是那個大鼻子，但他性格狼鷲，有些陰沉。老四劉衡，生來體弱，陰麗華反而比較疼他。

在陰麗華的五個孩子中，劉秀最喜歡的，是老大劉陽。比起他的三個異母哥哥來，劉陽也顯得斯文穩重，有王者氣派。

劉秀這兩年在金鑾殿議事，常常帶著劉陽去侍聽，有時候，還將不緊要的奏摺發給劉陽批幾份，反而身為大漢太子的劉彊，卻得不到這種機會。

郭聖通爲了這件事，已經與劉秀大吵了好幾次架。有一次，郭聖通還藉口一件小事，驅車到太學去，將劉陽縛到南宮卻非殿，用宮刑

重責了他一頓。但這只更激發出劉秀的反感，他對性格柔弱、連一句話都說不完整的皇太子劉彊，愈來愈不滿意了。

今年春天，陰麗華五個兒子居住的昭和殿，午膳和茶點中都被查出，有人下了劇毒「鶴頂紅」。

當日昭和殿上下宮人、大小黃門，都被送至掖庭。幾天幾夜的嚴刑逼供下，仍然沒有查出主謀之人，陰麗華震驚之下，連夜將這五個孩子都搬到自己的北宮居住。

「陽兒，今天爲何這樣早就下學？」慈愛地撫摸過幾個孩子，陰麗華換了一副嚴母的面孔。

「回稟母妃娘娘，父皇有旨，三天後要大封皇子。」劉陽恭恭敬敬地回答道，他平時不苟言笑，雖然才十三歲，在宮中已經很有威嚴。

「哦？」陰麗華揚了揚眉毛，心裡很驚訝。

幾年前，巴蜀平定後，大司馬吳漢就已經上表，請封皇子，但劉秀沒有同意。

前些年，宗室的王爵發得很濫，除了幾個本朝的功臣，其他大多都是前幾朝的宗室，既無戰功，只是靠他們和漢高祖劉邦的血緣關係，就襲封了天公侯爵。

最可笑的是，竟然還有一個宗室子弟，自稱是前朝的漢成帝之子，來到洛陽上書，要求劉秀讓位給他。朝中大臣想將這個騙子下獄，劉秀搖頭道，何必使我擔著害賢之名？將他逐出洛陽城，也就是了。

劉秀將這年輕的妄想狂召到殿上，笑著說道：即使是漢成帝如今起自地下，也不可能重新收回帝位，何況成帝之子呢？一番話，將那狂徒說得滿臉冷汗。

親王太多，食邑廣達，權力過大，讓劉秀有些擔心，怕文景年間的「七國之亂」再現本朝，便找了些藉口，大力削藩。建武十一年，劉秀將他的叔父劉良由趙王降趙公，已故大哥

的兩個兒子太原王和魯王，分別降為齊公和魯公，而中宮皇后郭聖通的表兄，真定王劉得，降得更厲害，索性降為了真定侯。這次削藩，一共削去了一百多個的公侯之位，天下震動。

劉秀有十一個兒子，除了長子劉彊之外，其他人在這十幾年中都沒有封過爵位，今天忽然有這麼一道詔令，讓陰麗華十分奇怪。她點了點頭，不置可否。

當年那個宛城賣卦人算過，她命中有五子，三王一公，另外一個，卻會貴為天子。從劉秀對劉陽的重視程度來看，這句讖語可能不假。後宮中，現在仍然只有她和郭聖通兩個女人。後宮等級，也由過去的十五級二十三等，減少到現在的皇后、貴人兩等。已經據有九萬里天下的大漢天子劉秀，可能是古往今來最不好色的皇帝了。

現在的正宮的正宮皇后郭聖通，雖然早已失去天子的歡心，但她已經在中宮坐了十三年，表面上看，也還沒什麼失德之處。如果陰

麗華不能取代郭聖通成爲大漢皇后，那麼，她的兒子劉陽，當然也無法成爲皇太子。因爲，按照漢制，只有嫡子才可以立皇嗣。

陰麗華知道，這該是自己有所作爲的時候了。她微笑着伸出手去，輕輕撫摸著劉陽的肩頭，眼前卻看著其他幾個孩子，溫言問道：「你們都想父皇封什麼樣的爵位呢？」

「孩兒猜想，父皇可能會給兒子們都封爲公爵，過幾年再進爵爲王。」劉陽輕聲說道：「父皇剛剛削藩，不可能大封親王。」

這孩子果然見識高明！陰麗華剛想誇獎兩句，忽然聽見下面站著的一個幼童朗聲說道：「孩兒想請父皇封孩兒爲皇太子。」

陰麗華渾身一震，循聲望去，只見說話的是她的老三劉荊，那個爲人最傲慢而陰沉的十歲童兒。她不由得大怒，勉強克制住自己，低頭問道：

「你憑什麼？」

「因爲我長得最像父皇，父皇親口說過，

他的相貌是帝王之相，所以三十歲就得了天下，我三十歲時，也一定會征服天下！」劉荊毫無愧色地大聲說道。

陰麗華已經氣得渾身發抖，這個老三，雖然年齡幼小，卻十分喜歡練武，野心不小。平時自以爲是，從不將他的大哥——劉陽放在眼裡，而且口無忌憚，常常在後宮信口批評宗室，給她惹了很多麻煩。

現在，他竟然毫不掩飾地表露出他的野心，讓陰麗華十分擔憂。以她的知人之明，預見到他連一個大將都勝任不了，何況是國家重器！陰麗華不由得斷喝一聲：

「胡說，掌嘴！」

劉荊閉口不再說話，眼神中卻仍然流露出對劉陽的蔑視。連自己親生的幾個孩子之間，都會有權力之爭，何況還有六個同樣野心勃勃的異母兄弟！陰麗華凝視著劉陽那張老成的面孔，不禁憂形於色。（選刊完）